

第一个十年

殷晴

同窗雨

胡君楠



殷晴，江苏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。现居池州。

我与小鱼是大学舍友，住的六人寝，上下铺。我们是上铺连床。床铺是简单的木板床，为了遮光防蚊，兼保护个人隐私，大家都挂蚊帐，在蚊帐外再装一层遮光帘，如是，就有了各自的小小空间。

我和小鱼的床铺间隔着两层蚊帐两层帘子，除了夏天防蚊虫，其余时候两床中间都掏一个“门洞”，互相监督，不准有在被窝偷偷开夜车学习的行为。但实际上，“门洞”最大的用处，还是方便夜聊，传递零食。四年的零食传递，不仅吃圆了脸，也增进了感情。我与小鱼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好朋友不称名道姓，皆有专属外号。没想到，“小鱼”这外号，我一喊，就是十年。

我们的大学在北方，作为初到北方的南方人，在北方过第一个冬天，既新鲜又难熬。那天，下了好大的雪，是南方没见过的雪。北方的雪“硬”，落到地上，“沙沙”脆，蓬松，捏不成团，捏一把，手一松，雪又散了。

第二天起床，面对楼下快到小腿肚的积雪，我和小鱼毅然互相搀扶着早早出门赶“早八”。至于为什么很早出门，除了怕上课迟到，也是对雪景好奇，更是为了去食堂吃第一波热乎的早餐。主干道上，铲车在清理积雪，但因为气温实在太低，路上不少地方结了冰。从宿舍到教学楼三百来米的距离，我们摔了好几跤。我们历尽艰难险阻，终于到达教室，教室空无一人。

“肯定是下大雪，大家不急于出门，所以咱俩最先到。”小鱼很得意地发了个朋友圈。

我俩在教室等了快半个小时，依旧没有其他人来。

“坏了！咱俩跑错教室了！”我指着班长给小鱼朋友圈的评论。原来，雪大，我俩迷失方向，

跑错了教室。我赶紧喊她收拾书包：“教室还在B楼，咱俩直接从A楼连廊穿过去，不然还要爬两轮四楼。”

等我们到达连廊才傻了眼，连廊积雪很深，又是瓷砖地，学校早就拉了警戒线，封起来了。我俩相视一笑，又互相搀扶，顶着寒风，在深雪中深一脚浅一脚。

寒假过后的新学期，我们得知了一个“不幸”的消息：要搬寝室。山一样的行李，从六楼搬到隔壁楼的六楼，没有电梯，只能靠双腿爬上爬下，谁不发愁？但我俩得知仍是连床，又觉得庆幸。停止抱怨，互相鼓励打气，背上背着包，肩上挎着袋，头上顶着盆，胳膊上挂着水瓶，腾出手来抬行李箱。在来往不知多少趟六楼之后，我跟小鱼已经彻底累瘫了。

我拍了拍她的腿：“等洗完澡我们一定出去吃顿好的，犒劳犒劳自己！”就当我们还在合计吃什么丰盛晚餐时，又得知了另一个不幸消息：因为我和小鱼是提前一天到达学校，学校澡堂还没有开放。我俩拎着澡篮在浴室门口看着通知，面面相觑。

北方搓澡文化盛行，到处都是澡堂。虽是开春，北方的夜晚还是奇冷。我和小鱼洗完澡回来，澡堂吹风机两块钱吹五分钟，根本吹不干长发。为了省钱，俩人在五分钟内极速吹干顶发。等我们走回寝室，湿漉漉的发尾竟然都结了冰。我们觉得新奇有趣，忘记了疲惫与寒冷。

大三，我和小鱼迎准备研究生考试。为了早上互相监督早起，我们床中间的洞除了作投喂之门，更充当叫早的“闹铃”。先起床的人必须带起赖床的，如果喊不醒，先醒的人会从洞里挠另一个人的脚心。早上为了挠对方脚心，我们总是悄悄定更早的闹钟，开震动模式。直到洞里同时伸出两只手，我们才读出了相互的“默契”。备考时间漫长且辛苦。在经历一个起早贪黑的日子之后，结果出炉，我和小鱼抱头痛哭，原来跟好朋友一起如愿以偿，是实实在在的幸福。

我与小鱼相识十年了。毕业之后，虽然见面的次数少了很多，但空闲的时候，依旧会相约去旅游、吃饭。闲聊的时候，回忆大学生活，眼里都有光芒闪烁。多少次，在街边的米线店前懊悔：“早知道学校门口那家好吃的米线会关门，最后一次吃的那一碗就该全部吃光的。”其实米线都一样，只是那一段时光无可替代。

今年五月，我去参加小鱼的婚礼。当天，我肩负“站姐”的重任，拿着相机一直跟拍。相机里的小鱼明媚，端庄，看着小鱼幸福的样子，我竟模糊了双眼。



我和她其实从来没有成为过同班的同学。

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初中的主席台上，老师抑扬顿挫地喊着她的名字，恭喜她取得了年级第二的好成绩。

操场不大，主席台也不高，我们之间的距离不算远。我在台下看着她，她在台上低头看着地板，看起来有点蔫。

她一定很聪明——我这样想着——而且她真好看！我想和她做朋友。

我试着在偶遇时向她搭话，在学校的大门口，在英语故事比赛的等候席，在课外培训机构。我们之间确实挺有缘分，她对我似乎也有些好奇，成为朋友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我们常常会在课外的班级里凑到一块，在这种时候就会像每一对同桌一样无话不谈。最近新看了什么书？《百年孤独》呀，久仰大名呢，但是我还没看过。我？最近偷摸着看了点网络小说啦，有些情节太魔幻了，我跟你讲啊……

凭我们的成绩，高中大概率可以一起去往最好的实验班——备考期间，我会时不时忽然冒出这样的念头。我一直都在想象和她成为同桌的那一天，也真切地相信未来三年的课间都将因她而焕发光彩。天啊，那会是多么美妙的三年！

她知道我在如此期待着。

命运是很神奇的东西。中考结束时我第一次站上了那个梦寐以求的、她曾在的位置，而她遭逢失利，满心悲郁，最终辗转来到了我的隔壁班级。一墙之隔，足够让刚升入高中的我心碎不已。

“课间的时候我能来找你聊天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哦！当然。”她回答。

可惜老师是会拖堂的，不同班级的老师更是会在不同的课间拖堂。相比初中而言，我们之间仅仅是物理距离变近了一点，唉，仅此而已！

气馁又无可奈何，更何况那时候还有更多其他的事情要我操心：我还没有适应这个群英荟萃的新班级。学业压力已经让我有些焦头烂额，和新同学还没有熟络起来，课间时分我只能呆呆地望一眼聚在不远处打闹的那一群人，然后翻开习题集假装自己只是沉迷学习。

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当同桌了。

好在愉快聊天的机会总还是很多的。放学后我们有一段同路，虽然脚程大概只有五六分钟，但我们可以走成半个小时。而且，我可以更频繁地使用QQ了，这不得不说是时代的伟大进步。

在等待她回消息的间隙，我会无聊地打量着屏幕，看着聊天界面顶端的那行文字在“对方正在输入”和她的个性签名之间切换。有时候她好像不在线，我就盯着个性签名一个劲地看，她经常换这个，常看常新。

“马孔多在下雨。”她如是写着。

“马孔多在下雨？”没过多久，她加了个问号。

《百年孤独》里的句子，我知道的，我知道的。

可能是因为本来也没有特别亲密吧，毕竟那种仿若至交的美好关系只在我们的旧梦里存在过，且很快如露般破碎了，总之，尽管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阻碍和大小摩擦，但我们的友谊比起以前还是更坚固了。

她很有趣。我想，她也是这样想的吧。

哪怕后来我们都有了各自的更要好的新朋友，甚至连那段放学路也不再次次同行，这一点也没有发生改变。

高考时我发挥得不算太好，她则去了自己向往的大学、喜爱的专业。我们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合肥，真不可思议，我们的距离从来没有那么远过。

“很多朋友在上大学后会慢慢疏远。”妈妈常这么说。我也有些茫然了，不过却不是很担忧。会吗？有新朋友的话，其实是难免的事情吧。无论如何，在尚且要好的日子里，我们可以享受彼此的亲近。

许多次放长假，我都会在合肥中转一天，去她的学校看看。第一次在上大学后见面，我们止不住地一直笑，谈论着积压了足足半年的话题。那时我们好像一如从前。

“每学期见一次，也挺有意思的。我开始期待下次了。”我说。

“好啊，你来了喊我。”她笑着。

疏离来得突兀又缓慢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大概半年只会聊上一两句，再多似乎也没有了。好生奇怪，比起以前我们几乎拥有无穷尽的时间，我依然觉得她是个有趣的人。可是好像就是有什么美好的事物也像蔷薇黛丝一样，变成了风化的白床单，拖着易朽脆弱的躯壳，翩翩飞走了。

她最新的QQ签名是什么？不清楚，不了解，也许心血来潮了会去看一眼吧。一直盯着这个才很奇怪好不好。

我们并没有发生什么龃龉，又或许渐行渐远本就是龃龉的一种。

文章写到这里，我仰起头，看窗上雨珠缀连成线。漫长的、潮湿的雨季桎梏于这一格小小的窗框。

此时，此刻，当下，眼下。

我知道。她知道吗？

安庆在下雨。



胡君楠，安庆一中2024届毕业生，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计算机图灵实验班。